



黃文範譯

作者：露絲希爾 (Ruth Beebe Hill)
 出版：紐約市雙日出版公司 (New York: Doubleday & Co.)
 頁數：八三四頁
 售價：十四・九五美元
 評介：蕭特 (Webster Schott)

漢塔約
Hanta Yo

看「漢塔約」（清道）這本書宛同神遊太虛，知覺與情感的常態都重作安排；印第安人蘇族提塔部落幾族人的信仰、認知、和價值觀都增添在歷史上；事情發生在奇奇怪怪的方向，具有古古怪怪的用意。英語的字彙、時態、和語氣，凡是能使這些生蕃與他們神秘來源生分的，都受到了整肅。亞里士多德或者佛洛伊德道給我們的人性動機，在這些地區沒有出現過；「漢塔約」（清道）的幕布隔開了我們所認識的世界。

時間大約在一七五〇年（清乾隆十五年）到一八三幾年代，地點在米蘇里河的兩岸——當時蘇族提塔部落的一個實錄師，藏得有一片記錄牛皮，上面記得有殘酷的插曲——把族內的歷史，上溯到三代的遊牧生活。

他們尋找肉食、建立家庭，彼此偷馬；紮多營，跳戰舞，報仇雪恨；從忘記了的根源裏，舉行那些無窮無盡，沒完沒了的儀式，作為處理他們命運的方法。

「清道」也許根本上是性別的故事。女人燒野牛肉，剝牛皮，生小孩，和拖水。男人挑女人（一個酋

長一次有三個太太），丟根棍子就能把她們休了。男人靠動物、靠閃電、靠自己身內默默的聲音，和等看要和他們說話的鬼魂接觸。男人抽菸袋，琢磨著有關吃的、住的、鄰舍、仇人的聰明行動方案。一向都有誰也控制不了的力量——天花，猩紅熱，洪水，要人命的暴風雪，和老年的衰弱。男人唯有當了爺爺才失去了權柄，但是依然擁有唯一現成的智慧。

如果在「清道」中有一處焦點，而不是希爾女士各族的神話和生存的戰術，那就是白人闖進了靠鬼神指示行獵作戰的生活方式。火棍兒（槍），滾水（酒），傳教士，和貿易販，威脅著攪亂了各部落、食物供應、神話基礎間的微妙平衡。

白人來到時，兩個主角剛剛成人；阿布勒沙在小時候救過達威耶的命而沒有被火燒死。由於和天空、以及黃馬的神秘經歷，兩個人便在一起了，這時他們成了「做夢的一對兒，手足情深，死生不渝，是選定了的親人——兩個人體驗到了親和力，這是在鬼魂境域中才有的力量。」

維持各部落間的和平與正義，竟成了他們的責任，也領著族人，離開了一個放肆、分裂的瓦解文明（

在古代達科塔語裏，「漢塔約」意思是「清除道路」（）。這兩個人和他們的妻子，阿布勒沙的父親，奧勒匹，預言的巫師，以及他們幾家人，除了使他們的族人以外，還使這部小說結合在一起。

可是「漢塔約」的酋長並不是阿布勒沙和達威耶，而是一千年的文化體系，以及那累積下來的所有社會、與生存的組織。希爾夫夫人所研究的是一個應付環境的種族，偶爾才在人物間發生相互作用；文化已經指定了角色，由希爾夫人筆下的人物去滿足它。

「漢塔約」異常得使人生氣，行動的速度就像糖蜜，古怪怪的語言沒法兒涵蓋書中毫無情節的錯亂軌跡，書中缺乏反諷或者諧趣來消除緊張，也不够慈悲為懷。

然而，「漢塔約」依然發生了作用，希爾夫定下了一層又一層的瑣碎，追尋一種完整經驗的複寫，完成對整個民族的畫像。她得到了，一幅給理想化、情調化了的肖像。讀者所得到的知識，人類學比心理學要多；野蠻一向都很高貴，甚至連他們談到灰熊、或者砍掉彼此手指頭都是如此。

我認為希爾夫女士和她那位語文助手約哈，在「漢



塔約」研究、寫作達二十五年的期間中，對族人精神與道德的可尊可敬早已下定了決心。

對所有細讀「漢塔約」的讀者，印第安人部落的周遭環境、活動、和信仰似乎都明明白白。他們的道德情形也許還存在，如果談不通，那麼就是沉思的主題了。——（「紐約時報書評」七九〇三——一八——一二）